海滩女童走失:“野海滩”的另一面

10月4日,上海市南汇新城海滩,一名4岁半的女童黄元芯失联。

10月6日下午4时,综合上海市浦东区警情通报,在图像中的近百人里发现了疑似女童身影,其在原地等候约10分钟后,向水边走去,在水边摔倒后消失在海浪中。

截至10月7日正午,相关部门回应走失女童一家系原生家庭,不存在曾丢失女童的情况。记者联系上海海事大学获悉,海事大学目前已有两位水文专家参与7日上午的调度会,参与救援方案制定。

救援仍在继续,但女童走失事件的背后,浮现出“野海滩”赶海的安全隐忧。平静的海面下,有着难以预料的生命危险。

水域救援难度大

10月5日,上海山锋救援队接到应急管理局的任务,下午3时抵达南汇新城海滩。队长张善丰和指导员冷志明介绍,救援队去了25人到35人,先维持5米一人的站岗,防止游客下到海滩,现场也有喇叭在放:“今日有水域演练,禁止游客进入。”

水域搜救领队金琪表示,当时救援队带了5台无人机,2艘冲锋艇,1个AED机(除颤仪),还有一个热成像感应仪。无人机先飞上去观测,救援队员再拿着人为手电筒和人眼在工字形堤坝间、沙滩上进行巡逻,大概300米到500米的距离,查看是否有显眼的蓝色,女孩走失时的着装。

“堤坝缝隙大,以孩子的体型很容易卡进去。”金琪说道,工字形的石头间隙,成年人可以一脚踩进去,如果孩子摔倒了,很可能被一个大浪冲到间隙里。

4日退潮时,海浪离救援队已经有100米左右的距离,但海风很大,救援队的冲锋舟没有下水。金琪回忆,当时淤泥滩受到潮水影响很软,一脚踩下去有半米左右的深度,差不多到他的小腿膝盖。“太细腻了,容易踩塌,除非太阳出来把泥晒干,硬度会高一点。”

金琪在现场看到了黄元芯的母亲和外婆,两人除去派出所查看监控,平时就在海边等待着救援队的消息,来回跑。

“她们很急,也说不出什么话。”金琪叹气,两人不停形容孩子的穿着、体型,每次看到救援队,母亲都会带着哭腔感谢。队员们不敢多问。

两天里,救援队都在退潮后进行搜救任务。6日晚8时,山锋救援队离开新城海滩,7日目前没有收到应急管理局的指令。

金琪指出,救援的黄金时间是72小时,尤其是水域的话更赶时间,如果是陆地,例如芦苇荡之类搜救还有一些希望。

救援队此前也遇到过不少水域搜救,今年1月时,就有老人在钓鱼时被水流冲走。“海边失踪的话基本上都是海警出动,如果面积比较大,会联系当地的应急管理局,组织救援队过去搜救。”

海滩潜伏隐患

10月4日5时33分,王微(化名)一行正在新城海滩游玩。她随手拍下的风景照里,恰好有一位身着蓝色裙子的女孩疑似黄元芯。

不久前,王微在小红书上检索“赶海”,在一系列推荐中选择了南汇新城海滩。

她回忆,进入海滩的路上有很多防护措施和工作人员把守,旁边有很高的护栏。她和朋友翻了一面墙,花了近1小时才到海边,离开的时候岗亭开了,能直接出去。

“淤泥滩很滑,沿路的石头有些高。”6时天色已暗,王微摸着黑从淤泥滩一点点趟回岸上,一不留神就会踉跄。此时她隐约听到寻人的广播声。

“广播还有说海边危险,请大家迅速上岸什么的。”海风疾呼,王微只能走近了才能听到些内容。她说,当时没有注意到海边是否有安全警示牌。

金琪是第一次来到新城海滩。他说,游客们口中的“墙”应该是指海滩上方的石头堤坝。前往海滩时,停车后需要走200米左右的路到达堤坝,其中只有将近10米是平路,其他的路由一块块小石头搭建而成,凹凸不平。堤坝由四到五排的工字形石头堆叠,可以攀爬。

金琪看到,尽管现场有50米到80米的栏杆,有救援队员把守,仍然会在海滩上看到不少游客。“有人是从小路下去的,有人是翻堤坝过去的。”这些游客很多是退潮前3个小时到4个小时就到了海滩,等到日落,退潮后去赶海。

他强调,工字形的堤坝,救援队员走下去也很危险。淤泥滩如果不穿防滑的鞋子,容易踩空伤到膝盖、大腿。

另一位游客表示,新城海滩现在正是“热门”的时候,进出口要排队,脱鞋出来后清洗脚也要排半小时的队,但海滩下海的地方有潮汐时间表,“一般都是白天时候去的,现在海边晚上天气太冷,也不安全。”

赶海的另一面

周婷(化名)今年刚搬到临港居住。她表示附近有两个“野”海滩,新城和南汇嘴。她印象深刻的是今年8月去南汇嘴时,一些路口都被铁丝网封死,没有路可以走。但游客很多,一些游客就在铁丝网中间开了一个口子,纷纷从里面钻进去,再翻越堤坝进入海滩。

“今年以来很多人来临港的海滩拍海景打卡。”在她看来这里不算景点,没有开发好,海滩附近有很多施工的大车,进去的路“有时候乱七八糟”的,沿路都是垃圾,没有人清理。但她每次去游玩,“海滩上站的全是人,一直都密密麻麻的。”

周婷回忆,此前和朋友在海滩的石头路上走,正值中午涨潮期,她眼看着海水从较浅的地方一点点漫上来,几乎快要盖住一米多高的大石头。周婷忙往回撤,她看到还有许多游客停留在原处,很多人已经走到了很远的地方,离岸边100米以上。回到岸上后,她听到有大喇叭开始喊,涨潮危险,请大家远离海岸。她觉得这些提醒确实起到了警示作用,但没有强制性和约束力。

“排队,哪有人排队?”周婷笑道,两片海滩的出入没什么秩序,“挺乱的。”

近年来,“赶海”正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走红。与此同时,安全隐患和环境破坏也随之浮现。

有游客和专家提议,除了在相关地点附近增设更多的安全设施和人员监管,更为重要的是,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知识、培养安全意识,不要盲目“赶海”。

本报综合消息

“职业伴娘” 假期走俏

今年国庆长假期间,婚礼扎堆举行,一位职业伴娘8天当了8次伴娘的消息冲上热搜。

网络上也出现不少关于职业伴娘各种各样的讨论,比如:婚礼会不会变味儿?神圣的仪式是否变得流程化?

她兼职3年至少参加了50次婚礼

近些年晚婚的人越来越多,不少人因为找不到伴郎和伴娘发愁。互联网和社交平台上诞生了越来越多新奇玩意儿——职业伴娘伴郎,不少“社恐”、朋友少或者猎奇心强烈的人选择了租伴娘、伴郎。

27岁的宋潇圆,3年前因为好奇加入职业伴娘这行,平常,她是西安一家商场奢侈品专柜的销售,周末和节假日,她就摇身一变成了职业伴娘。兼职3年,她参加了至少50次婚礼。

宋潇圆说,疫情结束后,办婚礼的人明显虽然变多,就拿今年国庆期间来说,10月2日和3日,2天内在她这里预定的伴娘、伴郎就有十多位。

每次婚礼,宋潇圆会按照新人的要求做婚前准备:布置接亲的现场、彩排接亲期间的游戏、培训新加入的职业伴娘伴郎等。

虽然有职业伴娘伴郎,但并不意味着市场对职业伴娘伴郎的需求也随之增加,“一些新人还是会选择自己的朋友当伴娘、伴郎。”

不仅有人租伴娘还有新人租亲友团

到底选择朋友当伴娘还是职业伴娘,每个人有自己的考量,这期间存在不少争议:职业伴娘、伴郎的介入,会不会让这个神圣的仪式变味儿?

宋潇圆说,租伴娘、伴郎就像找司仪、灯光师、化妆师一样,举个例子,有的新娘请来的朋友,早上可能还要忙着给自己化妆,有时候在关键时刻找不到人,也不那么清楚作为伴娘需要做哪些事,会影响到婚礼的整体流程。这些小插曲虽然无伤大雅,但是,了解婚礼整体流程的职业伴娘就能兼顾所有细节,既帮新人做好婚礼前的准备,还能利用空隙时间装扮自己,漂漂亮亮“上场”。

宋潇圆说,职业伴娘伴郎们会结合各地的习俗,提前准备好小游戏,烘托好气氛,接亲现场就会更有趣。所以说,职业伴娘、伴郎的介入,能让新人少操些心,让婚礼更平顺的进行。

随着专业性慢慢提升,现在已经出现了租亲友团的新人。他们为了不让婚礼看起来太冷清,或者想找专业的人在其中推进流程,就找到宋潇圆。“之前有对延安的新人,找我租了一位‘舅舅’,这位‘舅舅’全程和新人的爸妈一起做准备。”

有大学生也加入了职业伴娘、伴郎的行当

职业伴娘这个行业现在也开始卷了。宋潇圆说,西安的职业伴娘挺多,在她建的群里,征集消息发出去1分钟,就有30个人到50个人报名,然后她就把伴娘的信息发给新娘,让新娘按照身高、外形、眼缘等自己挑选。

不仅如此,有大学生也加入了职业伴娘、伴郎的行当。一年前在西安,不算车费和住宿,租一位伴娘的价格大概是400元-500元一次,现在基本都降到了300元一次。一些大学生想作为体验,参加一次别人的婚礼。“甚至有大学生觉得新奇,愿意交份子钱去吃席。”宋潇圆说。但是,毕竟这还是个没有门槛的行业,那么这些没有经验或者经验少的伴娘伴郎,有时候就会影响正常的婚礼进度。

去年下半年,宋潇圆成立了自己的线上工作室,目前已招募500位职业伴娘进群,其中有近100位活跃的固定伴娘和10位伴郎。在经营这一行的过程中,宋潇圆逐渐探索出了一套经营理念。例如,避免伴娘伴郎不守约临时退出,需要他们向工作室缴纳押金;避免新人在婚礼后不愿意付钱,需要提前缴纳定金;职业伴娘、伴郎外貌不一定出众,最好性格开朗能和陌生人打成一片等等。

在这行坚持了3年,宋潇圆这份兼职给她带来了2万元的收入,她觉得这是件能帮到别人的好事儿,尤其是遇到了性格相合的新娘,“之前有位新娘说,等我结婚的时候一定要叫上她,她一定要来参加我的婚礼,遇上这样的女孩子会觉得很暖心。”

国庆8天参加8场婚礼 成都一女子做职业伴娘还房贷

作为职业伴娘,四川成都的李灵(化名)今年国庆8天假期里参加了8场婚礼。

早上五六点钟,李灵赶到新娘家里布置现场,做接亲的准备,一直忙到中午酒席结束。“有些新人还会要求前一天晚上赶到熟悉相关流程。国庆是婚礼高峰期,我是兼职,接单随缘。”她说。

出于兼职提前还房贷的想法,李灵从今年开始做职业伴娘,她的收费标准在200元至300元之间,目前已接单超过10次。

记者注意到,目前此类雇佣伴娘的单子往往是雇主发帖,说明具体要求与时间地点,等待评论区回复。或者是职业伴娘发帖介绍自身情况和接单价格,等待雇主联系。

虽是兼职,李灵也体会到这个行业的竞争在逐渐加大,“新娘发一个帖子说需要伴娘,下面往往会有几十个人去竞争。”

“职业伴娘”假期走俏 新行业仍待市场检验

今年中秋国庆“双节”长假期间,婚礼扎堆举行。

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“职业伴娘”关键词,跳出不少有关信息,既有婚庆机构提供伴娘业务,也有职业伴娘本人在网上寻找雇主。“多才多艺”“性格开朗”“擅于察言观色”“不抢风头”……这些职业伴娘在网上晒出自己的“社牛”体质、身高体重、所在城市等,线上接单,有的还会特意明确婚礼中收到的礼物、红包归属问题。

近年来,职业伴娘逐渐走进公众视野,尤其是每逢长假婚礼高峰期,职业伴娘的市场热度就会明显上涨。

对于职业伴娘行业的兴起,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、研究员盘和林认为,婚车可以租赁,展会可以外包,伴娘伴郎当然也可以聘请,这是满足市场需求的新尝试。

“职业伴娘作为一种市场催生出来的新职业,反映了流动性社会下年轻人的多样化需求。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李长安说,一些在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回老家办婚礼,外地的同学、朋友往往不方便参加,当地的职业伴娘便有了用武之地。

这些职业伴娘并非简单地充人数、壮场面,更不是“带薪吃席”。从穿衣拍照到接亲游戏设计、才艺表演,合格的职业伴娘需要“眼里有活”,会营造热闹喜庆的氛围,又能把握其中的“度”。

网友“小鱼”分享了自己租赁职业伴娘的“真香”体验,“不用准备伴手礼和红包,也不用担心婚礼忙碌怠慢了朋友,省心省力花销少。经验丰富的职业伴娘还会提示婚礼细节,给紧张的自己增加底气。”

对于当下一些年轻人选择聘请职业伴娘参与自己的婚礼,李长安认为,从选择熟人当伴娘到花钱请陌生人,这一现象体现了人们婚庆观念的变化。聘请更熟练、更能活跃气氛的职业伴娘,同样可以给新人留下美好的婚礼回忆,这是当下年轻人的重要考虑因素。

然而,有婚庆行业专家注意到,职业伴娘行业目前还处于发展初期,存在准入门槛低、服务标准不统一、缺少执业规范等问题,亟待进一步完善。

“新版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还未纳入这一职业,如何衡量职业伴娘是否满足服务要求这一问题仍有待解决,职业标准缺乏或界定不清很容易引发纠纷。”李长安说,作为一种新的婚庆服务,职业伴娘能走多远仍需经过市场检验。

盘和林认为,这一新兴职业要走得长远,应提高职业伴娘的专业性,组织学习婚庆方面的专业知识,设定相应的职业操守,让职业伴娘真正地服务婚礼,成为一种具备专业性的职业。

本报综合消息